

◆包明达

微凉秋日，在晚报上看到画坛名家张桂铭先生秋夜里突然去世的消息，不胜唏嘘。我结识桂铭先生是二十年前，在浦东共同筹建昌硕纪念馆。当时我做一些具体工作，上海中国画院的十发先生、天衡先生、桂铭先生、简楼先生等都积极参与。桂铭先生并非昌硕先生门下，但他从筹划选址到布置开馆，自始至终倾心投入，其间还几次来信，提出具体意见，足见其对此事的认真。记得他多次对我说，昌硕先生是海上画派的领袖，而海上画派的创新、包容精神现在仍值得大力发扬光大，所以在上海建立昌硕先生纪念馆，是件非常值得参加的大好事。桂铭先生这种毫无门派之见、倾心艺术发展的为人，实属难得。

这年春节前几天，我意外地收到桂铭先生特地托人送来的一件钟馗斗方，並电话告我，说纪念馆筹建顺利，十分高兴，专门画了一幅祈福的钟馗图，祝春节愉快！画里声间，我深深感到了先生对建馆之事的重视和特别的关心。二十年来，这件斗方一直挂在我家客厅。

八年前我退休后，当时我因工作变动，已多年未见桂铭先生，竟又收到先生来信。说得知我已退休，至今还记得筹建昌硕先生纪念馆的情形，特画一幅荷塘图给我留念。我打开随信附来的画幅，只见色彩斑斓、线条多姿、一片生机、满目清新！先生为当代名家，其创新风格的荷花图尤其珍贵，当时尺以万计，我面对画幅感慨万千。对一个多年未联系且又退休之人，顿觉人在茶暖，事过多年桂铭先生还记着建馆此事，也足见他到昌硕先生用情之深！

桂铭先生艺精位重，但他为人一直平和近人、厚道谦虚，不论在什么场合，总是微笑浅语，我从未见过他有丝毫傲态，更绝无铜钱味。秋意渐浓，荷叶落而莲子存，桂铭先生画好人好，使人久久怀念。



先生离我们而去已经有七年多了，因为思绪和怀念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，越积越深，越积越沉，以至我不写无法成寐。

先生是我高中时的语文老师。我们理科班的学生一般不重视语文，但先生对中国的古典文学有较深的研究，常能深入浅出地讲解分析，使我们渐入堂奥，对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等先哲名篇有了兴趣，也为其精深博大的思想所折服。而荀子的《劝学》、彭叔端的《为学》、苏洵的《六国论》等著作中的哲学思辩一直左右着我的为人及行动准则。先生尤善讲解古代诗词，田园派的陶渊明，浪漫豪放派的李白、苏东坡、辛弃疾，现实主义的杜甫，婉约派的李煜那些“窗外雨潺潺”“一晌贪欢”“一江春水向东流”……至今还在我心头流淌。

先生身躯清瘦，但腰板挺直，就像黄山上的松树那样挺拔。先生一

# 东汉地支错位四灵博局镜

◆张东

有位老朋友叫董洪彬，认识已有十多年了，与他第一次相识还是在以前的静安寺古玩商店，那时我常去他的古玩店里玩。他非常好奇，只要有人进店，不论身份，都愿意交流一番；还会从保险箱里拿出一些非常精美的好镜子给大家欣赏，分享收藏经验，这样的事一般的收藏者往往不愿意做的。

因为人行较早，又愿意花大价钱买好东西，他收藏了许多精品铜镜，此枚东汉地支错位四灵博局镜便是其中之一。

此镜圆形，圆钮，柿蒂纹正方形钮座。钮座外围一双线方框，框内沿框线一周铸有乳钉，将钮座与框线之间的区域分为十二个，每个区域内铸有一铭文，分别为十二地支。框线外围沿框线各有两个对称的乳钉，中间各有一“T”型博局纹，这八个乳钉隐约成圆形，其外围又有一圈铭文：“尚方作竟今真大巧”，上有仙人兮不知老，渴饮玉泉兮饥食枣，浮由天下兮敷四海乎。沿铭文圈内侧上下左右各有一“L”形博局纹，正好与“T”形博局纹相对；其间又各有一“V”形博局纹，正好与正方形方框的四个角相对。

如此由大方格、八乳及 T、L、V 纹分隔而成的四方八区内

铸有四灵羽人禽兽纹。四灵与仙人、禽兽以 V 纹相对排列，互为呼应。青龙对独角兽，青龙捧日，日中有鸟，独角兽则捧一钵形物；白虎对仙人骑鹿，白虎捧月，月中有蟾蜍，有学者认为此区内的仙人骑鹿纹饰表现的是王子乔骑鹿的情景；朱雀对人首鸟身的神灵；玄武对独角兽。除了这八区内的主题纹饰外，T、L 纹之间也铸有羽人禽兽纹饰。所有的纹饰皆刻画细致，毛发鳞片纤毫毕现，栩栩如生，灵动飘逸，大有出世之风。

铭文圈外乃一圈射线纹，射线纹圈外又一圈三角锯齿纹，其外又一圈云纹，素缘。综观该镜，有一现象颇为奇怪，即镜背上的十二地支铭文的排列位置是错位的。按理说，“子”应当在正北的玄武一方，该镜却不是如此，而是在正西白虎的一方；“午”不在正南朱雀的一方，而在正东青龙的一方，与常见的王莽时期的官家制镜有所区别。由此推断，此镜应该不可能是王莽时官家“尚方”所制，当是东汉时创制的新品。

此镜的主题纹饰区金光光亮，明显是采用了鎏金工艺。此种工艺



首先要说明的，这里的“大亨传人”，是指清代制壶名人邵大亨的传人，当今宜兴工艺美术师——中青年陶艺家邵亚芬。一位端庄含蓄儒雅温润的女陶瓷艺术家。

苏州朵云轩坐落在热闹繁华的观前后街上，走进朵云轩顿觉清静温婉，一股文人氣息与街面人头攒动形成鲜明对比，人一下子静了下来。这里正在举行由上

## “大亨传人”

◆苏剑秋

海“康乐斋”主办的宜兴紫砂文人壶的展示活动，四面八方前来捧场观赏者踊跃。正是在这次活动上，我有幸结识了邵亚芬。那天午后，在朵云轩幽静的长廊一侧，望见邵亚芬一人正坐在长廊边拍打紫泥坯，节奏和谐，原来她正为马上开始的现场制壶作准备呢。

邵亚芬出生于宜兴市丁蜀镇紫砂村（原上元村），祖上几辈以制壶为营生，尤以清代制壶名人邵大亨声名远扬。她自幼耳濡目染亲受制壶熏陶，伯父邵生祥

为民间制壶专家，父亲邵顺祥也是一位从事紫砂艺术的名家。在这样一种家庭氛围中，邵亚芬自然而然地融入进去，自 1986 年从艺校毕业后一发而不可收。在这几十年制壶经历中，有辛苦付出，当然还有不断地收获成功喜悦。她说：“在宜兴紫砂三厂期间，受到高级工艺美术师邵顺生的悉心指导，创作的成熟与进步，离不开老师的谆谆教导。”凭借着一股热情对紫砂艺术的执着和迷恋，以继承传统为基点潜心研究，审美观的提高，使她在近年中揽获了许多国内大型博览会奖项。但在荣誉前面她的头脑却十分清醒。

苏州朵云轩中，邵亚芬在演示着制壶过程，认真地给观众讲

解着步骤，人群中的她，神情自然，慢慢地，一把紫砂壶渐成雏形。然而，要制成一把壶这点时间是不够的。只是同大家共享一下过程而已。是啊！我想紫砂艺术本来就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活计呵。

后来到了邵亚芬周小彬夫妇的“亨风陶庄”，观摩了他们的许多作品，更深入地了解到陶艺工作者的内涵和努力。邵亚芬继承了前辈的精华，同时又不懈地努力寻找着自己的语言，这点实属不易。

如图这把《安逸》壶，器形落落大方。邵亚芬抓住了宜兴紫砂艺术的最大特点是素色素饰，紧扣质朴无华的品格，制作线条圆润清晰，令人爱不释手。

# 我的先生徐大刚

◆顾德昌

口的普通话，讲话抑扬顿挫，我们常常被他的讲课所吸引、被他的精神所感染。直到现在我也不知先生毕业于何所学堂，但他那深厚的国学功底和为人平和的文人雅士气度，足以显出他的学养，至于是哪所学校毕业已不很重要。

记得那里课堂上，读了朱自清的散文《荷塘月色》后，先生要求我们以散文为体作“有感而发”之文。我好集邮，便从《集邮》杂志上抄得一篇“牛的赞歌”充之。不想课歇，先生到我坐处，问文章是不是我写的，我回答是。先生默然不言而去，此事一直是我心病，然先生再也没有点穿于我。多年以后，论及此事时先生淡然说已忘，

但我为当年的欺骗谎言而一直懊悔于今。

先生是沪上书法名家任政老师之婿，他晚年身体不适，常临白蕉老师之书。我曾怪而问之，先生说，白蕉老师之书洒脱而见风骨，淡雅中见真情，他本人更加喜欢。综观现今海上之书风，多论亲不论艺，而似先生这般性情者则寥寥可数也。

2002 年，我始知先生也喜收藏，常往来于拍卖行以求晚年之乐。由于先生是任政之婿，因而多任老师之作品。我也有幸收藏了几幅，其中一幅是任老师上世纪四十年代临的“兰亭”，蒙先生割爱。此书法可谓神到、形到，那种洒脱

和奔放在任老师后期作品中很难见到。夜深人静时，我偶而拿出欣赏，先生和蔼可亲的笑容亦常浮现于眼前。

先生的烟瘾很大，记得我读书时，下课铃声一响，先生一定会到教室的走廊上去猛抽几口。后来所得的肺疾也是常年抽烟所致。先生是豁达的开朗的，手术后承受着病魔的折磨。但当我们去看他时，他总是谈笑风生……先生是坚强的开朗的，看淡人生，所以病魔渐渐地离他远去。手术后先生一直安享晚年生活十年有余。

先生离我们而去是极偶然的，如果没有早晨为师母去买早点，如果医护人员带全抢救器件……一切的一切都已远去。先生走得是那样的匆忙，那么的突然，匆忙得就像语言还停留在空间，突然的就像身影还停留在讲台上。

至今我还在先生吐出的烟雾中



■ 先生转赠任政临王羲之帖

追思和追寻，追思着先生的点点滴滴，追循着先生远去的足迹：“学古不僵、明事渐进，难而不退，争而不锐”，使我一直受用至今。